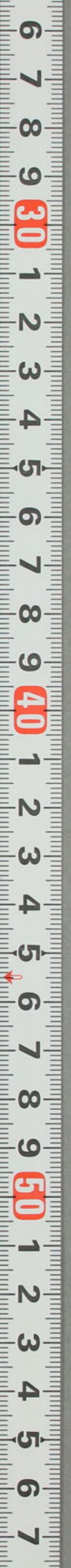




論語通

二

□ 12  
930  
2





論語通八卷篇



論語通

日本 平安 井川長恭述

八佾篇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禮郊特牲曰謂供武正韻曰謂與之言也非與之言而稱其人亦  
 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曰謂子謂子賤子產仲弓是也皇疏曰謂評論之辭  
 敢祖諸侯而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遙相稱評若此後子謂  
 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冉有則是對面也今此所言是遙相評也據此謂不  
 由三桓始也特與之言之義也八佾馬融曰天子八佾諸侯六卿  
 依之觀之季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是馬意自天子以降至士佾  
 氏八佾舞於私家所設之皆八人天子六十四士十六人是與服虔註孔氏意  
 公廟也下章祗同而皇疏引何休杜預以釋馬註其曰八人為列  
 以雍激亦能

者則謂魏天子之伯人數也是蓋皇雖知馬融與服虔同何休杜預於理實長故為斯解以護其短云爾後諸儒率從何杜說但明霞引宋人大常傅隆說以為服虔說長援女樂二八以為證是亦為可據未審孰是於庭皇侃曰於其家廟庭而舞之邪異同之但疎以為不通迺造伯禽為臺之說臆說莫甚焉明霞引詩公庭萬舞入曰上曰李氏而曰於庭其為家廟明矣何不通之有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有敢忍容忍二義如九傳曰阻兵安忍敢忍之忍也如其曰君其忍之容忍之忍也二義並通但先何實等皆以容忍為義而疏曰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李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忍他人

更誰不可忍也是但疎嫌容忍之類小人唆人者言明霞辨之是也然其曰昭公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發者理或當然不必非矣但於本文無所驗竟不如舊說穩安耳朱註兼取敢忍容忍二義仍主敢忍說詳文意敢忍說實長但容忍說其來最久明霞引高貴卿公言足以證已今且從容忍說仍以敢忍說備一通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之奚取於三家之堂

者語助猶三才者之者邦俗或視者如人繆也成王賜伯禽祀周公以天子之禮魯故有雍徹三家慣見其禮竟借用之夫子語譏其借用也因論雍詩無所

取義於三家廟以證其僭也其實魯侯廟亦莫所取  
於雍詩之義而夫子無所譏者魯重祭出於成王之  
賜而非魯人僭用也讀者宜意會雖出於成王之賜  
而非魯人之僭也清廟雍撤非魯廟所宜聖人亦與  
者審其相儼相也辟公猶曰辟王辟人君之美稱何  
者辟法也百姓所法則故謂之辟而公亦邦君通稱  
故曰辟公也繆謂邦君百辟執事天子尊嚴無所  
事之意則未註深遠之意於義為切耳

明霞謂儼相祭祀宗伯所掌諸侯助祭自有事何必  
為禘相以訂其繆然祭祀曰相儼相也詩意謂天子  
祀宗廟為之儼相者亦諸侯邦君也言其盛也非謂  
凡諸侯皆為之儼相也矣足嫌哉辟公苞咸曰謂諸

侯及二王之後是泥諸侯祀宋得稱公說未說總云  
諸侯得之繆舊註曰天子之容也是揆曲遺言天  
子諸侯大夫士之容固是或曰敬貌或曰美貌奚取  
取於三家之堂但徠謂孔子亦作其非禮但以詩言  
之若訝之者然所以開喻也集註通曰譏其無知妄  
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若訝之者然  
所以作其非禮也且譏者諷規之義耳非謗訕之謂  
古之言可驗云又曰無知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  
豈可引於此矣殊不知朱註曰無知妄作因夫子嘗  
曰有不不知而作者及老子不知常妄作凶之語通動  
作之作非作者之理之謂如不知而作者雖第別作  
言之亦謂如三家所為之類也已如言夫聖王別作

之謂也。夫子棲旅人耳，奚由與也？人較計其不知而作，與知而作者，字可謂誤矣。伊川謂夫子譏三家，其意不在於三家，迺譏成王伯禽也。其論正則正矣，然因是遂以夫子譏成王伯禽而假辭三家者，既已非本文意，宜以未深思。魯人僭禮，所自妄信明堂位之文故也。明儒楊用修王世貞各有論著，以訂宋儒之繆。然楊王論不同，今亦未審其孰為是。但據事理推之，宜祭之賜出於成王者，未必盡為漢儒之妄也。而魯屬政於盟主，未嘗見以僭禮樂討也。則魯人有所執辭也。及魯人得僭之齊，晉先矣，皆鑿可聽之論也。曷唯後儒傳會，誣成王伯禽於千載而已哉。弁剌論為優耳，然其以周公王祀比之於克命舜陞位

受終，舜命禹終陟，率百官則誤已。夫克命舜，舜命禹，將皆天下而遷焉者也。而奚以其疑克舜為禘，弁剌不獲子則禘而帝，獲子則祀而王，其豈以舜禹之於克舜也，受託輔祀，遂攘之，其懷者乎。孟德仲達何異焉，而新莽自比周公，亦何愜也。與悖哉。余竊謂禮曰成王賜魯也，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夫周禮樂，周公之所制，以致太平也。其勳業之隆焉，沒祀之，以其所制禮樂，其宗德報勳也，可謂誠補矣。其禮則禘，禮白牲，灌用玉，瓚大圭，薦用玉豆，雕篋，復廟重檐，剝楹，連卯，其樂則清廟升歌，朱子玉戚冕而舞大武，及弁素積，禘而舞大夏，所以崇周公而報之功者，不亦善乎。意成王賜伯禽，其禮止於此，而皆天子之禮樂也。

故辭曰賜祀用天子之禮樂也。如夫魯君孟陽乘大路載孤纁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是民有二王也。成王安獲賜之字伯禽安獲受之字使有周公之神也。寧安享斯禮乎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也。審矣。惟魯人既受賜天子禮樂祀周公到其後世遂僭郊禘配后稷日月之旂十有二旒身擬天子而不疑以藉口於天子之禮樂故強霸不得討其罪列國不能名其僭日逝月去率為國故齊魯陋儒慣見其禮而未能辨其報功僭竊之分遂併錄成明堂位之文而後儒妄信其言於是乎其窮或至於追答成王伯禽或比周公於新莽皆未深考之過也。夫龔州雖博洽無比字俗儒也其為此論者誠不

足深責之耳。程朱以道學宗祖後儒所軌範而為斯語者獨何與夫周公之切臣子之分所當為確哉其語臣子於君父之分也然是在周公言之誠宜爾夫王禮之賜非自周公求之迺出於成王報周公之意者也。假令成王視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也猶曰是臣子之分所當為耳。然無復崇其功報其勞之心乎。申商刑名之僭竊始皇李斯之少恩猶尚未到此刻薄之甚龔州所謂語於秦之君臣者誠少誣而但徠每病宋儒之為申韓也。龜王之壞將孰之咎耶。嗚呼。但徠祀祖龔州有甚焉者曰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伯禽非禮歟則孰為禮豈不肆乎。是其意謂成王伯禽所為莫非禮者不復問其理之



是非等哉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而猶如也如前篇曰人而無信亦然先王作禮樂以為教無他仁天下之道而已矣故其人苟無有所德也雖鐘鼓鏗鎗玉帛交錯三百三千莫不備具矣亦猶有車載之兵而無教人之手段也禮適足以偽飾而不可以制心矣樂裕足以誘淫而不可以養德矣謂之禮樂不為之用也人而不仁以人君言之江燕曰所貴禮樂者以可安王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亡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但祿依之蓋得其旨矣邢昺疏可通上下言之春墨

依之我無害然禮以制心樂以養德人惟不能仁故先王作禮樂以養其德也則其能用禮樂與不宜在所不論矣余故從舊說游酢人心亡矣之謂以九人學禮樂者言之語非不切然以人心訓仁非孔門之舊程子說直以理言之我亦無害但論以正理漫然哉仁齋識之是然以七篇之書為論語之義疏以禮樂為惻隱之推易其言之易也明霞曰人主欲以禮樂為國若用不仁之人則無成功焉是本文人字指所用之人不成言語又識包咸游酢得祿抱哉其不識語言之道也大抵用之而不得其用也自禮樂言之為不為其人之所用也故其言若是以邦俗之語視革人之言所以錯也為僭禮樂者發蓋自皇疏

以此為說，然詳語意非為譏，借者也。明霞得之。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  
易也，寧戚。」

禮與其奢也，寧儉。兩句，但徠以為古語，最是。如禮曰：「祭與其敬不足也，類亦然。」古語斯類多。先儒以夫子對舉吉、凶之禮者，謬矣。答林放上句，既已了其意，奚必須更備言凶禮？然後為意，乃足為禮之寧儉。雖夫子說已意中所尚之義，予如在眾人言之，禮本在奢與在儉，猶有未可見其的然。於是予更言喪禮以明之，喪之為禮，其出於哀痛慘怛之誠，於人情最切，故言之。最人之所易曉也。是以喪之易戚，喻禮之奢儉，而明禮本在儉也。學者宜精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有君者，謂其有才德，雄傑足以興其邦，稱其位之君也。詳本文，諸夏實有君，而謂之無，是憤激之詞也。若以言中國之尊，則豈憤激，謂者為無矣。孔子所以憤激者，見當時諸侯君威不立，不能駕馭強臣，雖有君猶無故也。

明霞引國有人無人，以相喻，極是。如春秋時，楚莊秦穆及吳闔閭越勾踐，類是也。諸夏謂中華列國也。亡者，對上文有君言之，無賢君之謂。蓋春秋雖王道衰，缺之至也，諸夏局曾到於無君主耶？但有君而無君德，有猶無也。故曰亡也。斯章諸家說各不同。論語微論語考，從驥遠之尊，中國說我各通，然未盡也。程子

曰夷狄且有君長，是以有君為有君長，非語意耳。又  
祖謀詁，不知為不及，明霞依之，殊不知詁與訓不同。  
曰如若也者，詁也。如曰不知者，不及也。不知者，訓  
也。非詁。南雅釋詁，釋訓可證。且不知之為不及也，依  
觀其文意所從如何，以為之訓也。已如其字義，則依  
舊訓若身既謂不逮為不知也。優異亦可謂之不知  
也。已小雅何人斯，二章云始者不知，今云不吾可，是  
謂始者之勝於今者為不知也。得謀者，豈足憑哉。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其能救與？」對曰：「不能。」  
子  
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子稱孫而稱氏者，家之之辭，而曰旅於泰山，則明  
其僭也。又言諫止之曰救，主有罪之辭也。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是因冉有曰不能言此以責之也。季氏  
之僭，豈知曰無益而已乎？朱註言如是者，即夫子引  
林放語意而下之解也。讀者勿以詞害意，又曰：進林  
放以厲冉有也。蓋夫子稱林放，不關于季氏，其意唯  
在厲冉有也。此章朱註曲得本文意，諸家解皆不及。  
按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  
玄註曰：故謂凶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知  
祀之備也。四望，四鎮四瀆也。又天官掌次曰：王大旅  
上帝，則張壇案，設皇邸，春官典瑞曰：四圭有邸以祀  
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按禮祭上帝曰  
大饗，曰祀，曰類，曰旅，皆祭名，而不同者，其禮各異，故  
別其稱。而大饗最重，所謂郊祀之正也。類，旅，禮文雖

不具、撓字義求之、蓋其禮皆教於大饗而祀迺其通  
稱也、其惟通故專言祀者、亦謂大饗也、如典瑞曰祀  
與旅對言、可以見已、又知類旅之教於大饗者、旅名  
通下祭山川言之、明其禮與祀山川者同也、又國有  
出裁而旅之臨時為此祭、非常祀、知其禮略也、山川  
亦有二祭、望與旅也、蓋此類名稱不同、因禮文之異  
也、馬融曰旅祭名也、陪臣祭太山、非禮也、皇疏曰譏  
季氏僭也、朱註依之、是先儒相承、以歎其僭為說、近  
者、但諫謂、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  
僭、則必季氏為魯侯、旅者、爾看臺從之、於引林放之  
意、尤切、亦足以備一解矣、但舊說不可廢者、季不稱  
孫而稱氏、家之之辭、而旅於泰山、則明其僭也、又言

諫止之曰救、主有罪之辭也、蓋季氏之旅、將陷于僭  
竊之罪也、故曰、汝弗能救、與夫子欲其悟改者、意甚  
切矣、如其過止於奢靡而已、則其言必不若是急切  
也、蔡清蒙引曰、此是將祭之時、若是既祭、孔子何故  
教、再有救之、蓋成事不說、雖救無及矣、其言有理、然  
詳其能救者、語意以為追若其過者、亦不妨夫、夫子  
言成事不說者、以宰我言一出、不可復回、故戒其不  
可追也已、非謂聖人於門弟子、總不答往事也、大都  
答人者、皆往事也、聖人亦人也、亦能不追憾往事者、  
人之情、爾胡得言聖人獨不然、矣、范氏不輕絕人之  
說明、霞辨其繆者、是也、蓋後儒見冉有為季氏以歛  
為夫子所絕也、每見夫子言及冉有、輒欲見夫子不

角論之之意故有此繆夫收斂大罪也故夫子痛責之耳矣如不能救季氏乃一時之過也已曷遽到問其不可告乎哉可謂妄矣。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夫子嘗曰當仁不讓師者比之謂也其唯不讓其迹似爭也已蓋君子當仁不讓師者為仁由已而不由人務在於修己之德而不復暇問他人之修否是射之義也仁之道也非有競乎人也故其禮勝者與不勝者揖讓升降後已先人重飲之以爵觴養禮所以明其不爭之義也。

朱註曰君子恭遜不與人爭言君子無競爭於人也。

所字映下必也射字之文孔安國曰於射而後有爭也於字反應本文所字所以於射有爭者非其真有與人爭迺自競字正己之德也已雖算有勝否之數飲有罰爵之名其似爭也其實非有爭競於人也夫子曰其爭也君子言其所謂爭者其實非爭迺揖遜恭讓之事也以明君子無所爭之實也諸儒謂夫十之言君子之道唯於射也許之有爭也大失聖人語意其唯不許有爭故有此言爾皇侃疊論射之為重事故許之有爭也但徠春臺皆九祖其說其失之遠矣夫以已所當有事以徠仕之道及其累逮君親也許之有爭也凡士君子終身之所當有事而累及君親者最多曷知射一事而可盡許之以有爭也。

乎君子之道將有不勝其爭者也焉獲曰無所爭乎  
哉獨明霞引射義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射者仁之  
道也求正諸已而已矣又辨論語徵曰謂事重爭之  
者乃非知射事者又非知君子者深得其旨云如諸  
儒說則君子賢者競爭上入之心以其不宜於禮也  
姑且抑其競矜之心與之為揖遜恭讓之容也是親  
於貌而仇於心也豈可復以為君子之道乎故不可  
從也明霞說最長但至末段曰然則其爭者乃其儀  
也非心爭之不亦君子者猶未盡得夫子意已何  
者儀者則射之儀容也揖讓而上下而飲夫子稱其  
儀也稱其儀者祇所以明其無爭也設今射儀有似  
爭攘者乎夫子豈敢引此以為不爭之證乎今大卿

射禮文莫有爭競之儀可以見已明霞寧何所據而  
為此言也與失之遠矣揖讓而升下而飲者語射儀  
無所爭也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  
蓋得之但如王意也本文若宜言升降者而言升下  
似語弗協故朱註引射儀文雖無異於王意而獨讀  
到升斷句下屬下句讀言下而飲者射竟下堂在後  
更升而飲也然既以升降立文不得謂升而飲為下  
而飲其繆斷可知矣但朱註意覺一句中兩而字碍  
眼故為此讀也殊不知古人言一句而兩而相因成  
文者甚多矣如斯文則升降與飲各一事而皆蒙上  
揖讓文而飲之而猶曰重以爵飲之意故曰而以飲  
之飲者飲之以酒也夫子意蓋謂揖讓而升下是一

不爭也。直以飲酒又敬養之道也。是二不爭也。故朱  
註升斷句者誤也。一說皇疏曰。就王註意。則曰揖讓  
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曰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曰  
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據此古人說  
亦有讀到升斷句者。然從其說也。下非降之義。通上  
下之下。蓋射而不加者。斯為下矣。言射而不加者。亦  
敬養以爵。下而飲之義也。與朱註義不同。如是說。義  
亦可通。但揖讓言升。而不言降。語不圓。為不知王意  
也。外傳程子遺書說曰。或問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下  
堂飲否。程子曰。古之射。皆在堂下。又問。唯不勝下  
飲否。曰。恐皆下堂。但勝者飲。不勝者也。據禮。大射。卿  
射。並無爵於堂下之文。矧飲於堂下。子但卿射。司射

適堂西。命弟子設豐。而豐所以承爵也。是其始設之  
在於堂下。程子謂爵在堂下者。豈謂此歟。然其下文  
輒承之曰。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  
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則實爵乃在堂上。  
且凡禮設洗于堂下。故洗解者。不得於堂下。則不  
獨罰爵於堂下矣。程子不攷於禮文。言之可謂粗已。  
其爭也。若子皇疏併李充。樂肇。范甯諸說。皆以夫子  
此言所以證君子無爭也。朱註依之。是也。云其爭也。  
君子者。言君子之爭也。非爭勝也。較能也。通爭為君  
子也。已。爭為君子者。爭為揖遜也。夫君子於射。猶  
少爭矣。其無所爭也。於是乎。蓋明矣。其爭也。君子此  
句。皇明前無所爭之義。朱註深得其旨。諸說失之。論

語微引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是由射之有爭以知他事無爭也殊失語意果如其說也結句不可解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矣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絢謂爛然有光論語微得之蓋素有二義素白色之名入有質之義故子夏意疑此素以爲絢者言人有斯倩盼美質又加絢白以絢美也與抑將言人有倩盼之質可謂美矣即質以爲光豔少須復加之粉飾之義也與其義爲未可知故以爲問而夫子答以繪事後素之說借喻也明其言有斯美質然後可加以

粉飾之義也餘未註是

朱註爲就素以加絢之義非以爲之義不可從矣又疑其及以素爲飾云云子夏如解文義徒如是則亦不足疑也已春臺解此章謂聖人不貴美質過激之論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朱註盡古註註疏並誤古義之字讀屬下句殊失之外傳辨具與能言與善言不同能者僅耐之辭也不言識而言言意在惜不足證已言也論語微引中庸曰無徵則民不信故夫于不傳夏殷禮此章之義也得之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業  
蓋灌獻之始也而又曰自既則從首至尾總不欲觀之之義也自古註為二章今詳本文當合上章為一章蓋因有上章孔子之言而或人問其說也必是一時之事無疑蓋夫子答或問以不知也復為天下指掌之言亦微視以已意非終絕以不答也唯不欲顯言國惡而其言曰天下指掌則明天子之事守而已矣如徒謙避而已則其必不敢復出天下指掌之言矣或者亦門弟子若親故也如其外人若他國人則其言必止於不知也不肯復告以已意矣而其曰不

朱詩曰示與視知也則其言倨大指掌視之意諱天子之事守矣明同得之入曰指其掌弟子記天子言此而自指其掌言其前且易也非其何者王者郊禘之禮所以盡誠敬也然非謂能盡誠敬於禘禮則天下治也誠敬惟於郊禘事天事先之禮而見之已以此求民事則治天下也何難之有故曰視入曰指其掌乎

知也則其言倨大指掌視之意諱天子之事守矣明禘乃郊禘之禘也如夫禘祫之禘諸侯之事則何者於天下指掌哉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當參觀  
按爾雅曰禘大祭也禮祭統謂大嘗禘為重祭是凡大祭曰禘而禮稱禘所與不同曰郊禘也禘祫也禘嘗也郊禘外事也禘祫與嘗內事也其禮各不同而並稱禘又植合或不同云但禘字從示從帝蓋因饗帝為名則祭法郊禘相配者禘禮本義而其禮莫盛焉大傳所謂不王不禘及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指大饗言之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

周公其衰矣此不欲觀者蓋斯之謂也彼禘祫之禘  
禘嘗之禘則天子暨諸侯皆得用之然其禮視諸他  
祭為最盛故亦謂之禘也然王制曰天子植禘祫禘  
祫嘗祫也諸侯初植禘一植一祫嘗祫也祫是謂時  
祭之禘也諸儒皆以王制所記乃夏殷之制也蓋以  
有與他所記同禮不合者也然禘有植合之別者雖  
周禮亦然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劉向諸儒以  
三歲一合五年一禘充再殷之數而郭璞註爾雅亦  
曰五年一大祭以解禘祭替合彼此之文禘或祫或  
植如據劉向鄭玄祫與禘各一祭據孔穎達祫即禘  
也禮經文不具二說未可詳其孰是然據春秋閔公  
二年吉禘于莊公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夫禘于大廟

者誠可以合群祀則王制所謂禘禘已如夫吉禘于  
莊公者矣以得合群祀于此乎則王制所謂植禘者  
而鄭玄所謂明年春禘於群廟者是也由是觀之孔  
穎達曰祫即禘也者未全通而其因是遂釋禘謂禘  
者禘也言使昭穆之次審禘而不亂也則亦為不省  
禮植禘及閔吉禘為耳矣然禘祫之禮記失其文今  
皆不可知也則後儒生子千載之後將奚所憑據而  
解此章之義與亦推理有可言者輒取以為說耳故  
此章之說諸儒各以意論之其是其非皆未可知也  
就中明霞引據浩博其說亦近得是已大抵此章之  
說有兩通程朱以禮運夫子之歎合諸不欲觀之之  
義也或謂如以其非禮也墮以前奚擇焉哉但夫子

魯人有秩錄於朝，不得入而助祭，為魯人之禘祫。殆至終莫所不觀，為其惟不得不觀，所以言不欲觀也。是夫子據其既觀者言之，則其曰自既灌而後者，亦奚嫌於其灌已前之不足觀哉。入魯之郊禘，非禮也者，明堂位曰：魯君孟春，東大路，載珪，鬻斝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夫子不欲觀，而答或問以不知也，豈為是故乎？夫子又嘗說三家雍，徹謂相維辟公，天子穆之，奚取于三家之堂，則魯君東大路，載珪，鬻斝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奚取諸侯之國，據理斷之，知魯公無異于三家，明矣。明堂位所載，夫子之所不與也。設若成王賜而伯禽受也，成王伯禽，不得辭其責也。一適有禘于

大廟者，大禘祭也。有禘于群廟者，植祭也。此禘者，謂禘祫與，謂植禘與，未可知也。孔安國以為禘祫於灌，牲之義為切，然以禘為禘，未見經據，則用逆祀之說，以為禘廟之禘可也。兩說並通，未知孰是。但從後說，雖於既灌文切，禘祫禘嘗諸侯皆得於下文，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為不切，余故以前說長。或問云：春臺曰：或問禘之說，自古註以此為別章，而朱子從之。今詳本文，當合上章為一章。此說得之。今從之。然猶襲用安國逆祀之說，乃為不道。今按禘乃郊禘之禘也。故禘祭逆祀之說，則不得通。兩章為一矣。如通兩章，則得用郊禘之義，而不得用逆祀之說矣。春臺兩從其說，則誤矣。朱註用唐趙匡說，然禘王者之大祭，蓋

原諸大傳，不王不禘，文則郊，禘之禘，而非禘，禘之禘也。然下文復云：祀之於始祖之廟，則禘，禘之禘，而非郊，禘之禘也。朱子意以禘，禘之禘，故有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之說。祭統曰：賜魯重祭，外祭則郊，社內祭則嘗，禘，明堂位又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而不言文王，且賜祭內外皆具，則以禘禮祀周公者，祭統所謂大嘗，禘也。其禮配未可知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直因理應然為之說耳。然非禮矣。朱子意謂如：徒祀周公用禘禮，是未足為禘，故據諸侯不祖天子之義，引文王以成其禘也。然詳明堂位文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蓋禘也。惟其禮用王者禘制，故用白牡，專用犧象以下，備說其禮物也。

不必謂配文王且假祀周公於大廟，以文王配之，恐未可謂之禘也。何者？禘嘗禘禘，諸侯皆得，試使衛晉鄭人為禘，禘則其配始祖，將以何神？乃夫子之所不與於魯者，郊禘而已矣。未註以為禘，禘之禘，以求其僭故，誤也。又魯之君臣，當是時，誠意未敬，猶有可觀。是既不從，逆祀之說，求既灌之說，不得，故為是言，以彌縫。然果如其言，則夫子之不欲觀，在懈怠而不存，僭禮也。不欲觀一語，何自知其有兩意乎？又註中仁孝應報本之意，誠敬應追遠之意，理莫不明，誠莫不裕，亦因知字推，弘言之。論語微往來，天人之別，明霞辨之，是也。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是解。不欲以不足，非文義不可從已。其

駁朱註曰夫禮而易能乎則易何以言觀盥而不薦  
字者則得之矣又解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  
其衰矣曰成王命魯公也。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  
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也惠公請郊廟遂祀群公皆  
用天子禮樂是天子禮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而  
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衰矣其義甚辨而理  
亦確矣策禮運本文義乃在傷其僭故下文輒曰祀  
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故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其甚明非但徠云々之義也  
惟魯之郊禘昉於成王伯禽與抑昉於後世與是未  
可知也如據明堂位則郊禘之賜實昉於成王伯禽  
矣然明堂位所記於祀禮諸記多舛錯則疑漢儒傳

會為不足憑信耳據事理推之疑成王所賜迺止於  
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而後也因遂僭郊禘如但徠  
所意蓋得其實也然其事出成王伯禽與否今皆不  
可知矣正使其事出於成王伯禽乎則成王伯禽之  
過而非聖人之意不可謂之非非禮而但徠每好拗  
程朱輒欲保成王伯禽必無過舉於千歲之下豈非  
強字大過者聖人所不免矧於成王伯禽乎程朱二  
先生直據明堂位文論之其意亦非謂成王伯禽必  
有新過矣矣足元哉又朱子曰仁孝誠敬仁齋曰感  
應之字於祭祀之義皆不悖亦非知其說之謂豈容  
復以妄言謹之乎果然則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  
皆受其命先儒不能知而但徠獨知之者何也與斯

之謂妄也已。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非  
仁孝誠敬之至而能矣。禘灌之說明霞於諸儒最爲  
窮過矣。以其考核最精而備也。然引據既廣博其間  
亦不能無失。其於本章之義有所妨害者。略撮其一  
二。明霞解禮運言魯之郊禘非禮者。謂郊禘於魯時  
王所賜不得謂之非禮。於是求末禮之失於諸記  
得孟獻子七月之禘於雜記以充之。然獻子言直曰  
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入曰可以有事於帝祖而未嘗  
有所論列。則其言有所受者審矣。安得遽責以非禮  
乎。且七月而禘何必非禮乎。又引家語所載郊禘非  
禮之說以解禮運之言者。似矣。然是亦未深考。二書  
所言之過也。夫禮運與家語其言雖相似其旨各異。

文有詳畧者其意各足耳。非畧者必失而詳者獨得  
也。如其說是矣。禮運之文則直与脫爛不成之語耳。  
豈其然乎。入論或問禘曰以爲禘逆祀也。非矣。是其  
意謂夫子答以不知。爲其禮大故也。則宜其不取禘  
逆祀之說矣。然其以爲禘祫則得之矣。未知奚所考  
據云爾。疑唯據己意言之耳。觀後記云孔子時單言  
禘者則禘祫之禘耳。果何所據與。夫禘有數稱者。後  
儒之言爾。孔子言禘豈復有單複之別乎。可謂妄已。  
又云格物之格自外至也。彼漢唐宋明未有斯說。明  
祭霞所格果何物也耶。昔者故勤格于上下伊于格皇  
天豈復有自外至者耶。無稽殊甚。又曰若是僭者彼  
晉諸大夫何謂觀禮哉。斯固是唯其非僭也。夫子故

曰非禮也時王豈得辭其責矣明霞以非僭則禮矣  
豈其然乎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先儒謂記者引孔子語者以證成已義也諸家皆率  
由斯義然論語多主記夫子語其間記他事若他人  
言者大都為證成聖言及為發之端由也如此章自  
余觀之非引夫子語證成已義迺將記孔子言先稱  
古經訓以為之叙引也所以然者夫子言如不祭是  
既祭之詞也既祭而曰如不祭以心言之者也凡人  
以心言之者無礙而可言也苟非有所相證也則曷  
以見其義乎故記者先錄前言也讀者深玩夫子言  
則意可見已祭如在古語也祭神如神在釋之者言

也釋之者記論語者當錄此語釋之也祭如在元非  
載文所以不可不釋者為下孔子之言也何者如在  
有二義如據中庸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者  
祭如在是為祭之如親生存之時以今之亡形昔之  
存之辭也然夫子如不祭之語意在於論臨于祭祀  
對越明神則在為現存之義如中庸所謂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之如在是也迺言神在祭位為  
在也故記者既引古語復隨而釋之謂此祭如在者  
非祭親如親在之義迺祭神如神在之義也是釋者  
之意也不言祖考之類而直言神若是記義乃明矣  
如在有從當祭者心言之者有從旁觀者狀之言之  
者如中庸之洋洋乎如在在其上如在在其左右從主祭

者心言者也。如斯章主證成夫子之言，是門人從傍觀夫子祭祀容狀，其誠意者也。吾不與祭，與參與之，與此不與，猶舜禹有天下也，而不與焉之，不與已不與其事也。不與祭者，謂不親臨其祭也，不必謂與人共事也。如大宗伯職曰：若王不與祭，是也。

孔安國曰：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也。是視上但曰祭，而不言神，下句乃言神也。據天神曰神，謂天地山川百神也。遂以上句祀祖考之靈也。皇而二疏及程朱諸先生，皆襲其說。然如其說也，祭如在，何不言鬼也。且兩在字，義各殊。蓋事死如事生，是如在者，如親在之義。以今之不在對昔之在，以存沒言者也。如祭神如神在，神始無存沒如在

者，迺現在之義也。兩義駁異而同歸諸夫子如不祭一語，則將以何為證成之義乎。故不可從也。朱註云：祭先主於孝，祭神主於敬，是其意謂祭於祖於神均致如在之誠也。記者宜唯曰祭如在，在意自足，不煩更說祭神而必重說祭神者，為孝與敬之別也。故為此解。然文外生意，滋見舊說之謬也。獨但徠以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孔子之言，以證之也。唯若是解，前後相承，文意相發，身見也。故但記者主意在證明夫子之言，而但徠反曰引孔子之言，以證成已意，則誤已。朱註又曰：此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意是也。然朱註主記錄者意言之，如夫所引古經之語，始非有關于孔子也，則其主從旁觀



者言之與、抑主、從主、祭者、心言之與、是未可知也、然  
據玉藻曰、凡祭容、顏色、如見所祭者、鄭註曰、如睹其  
人在此語、與此相類、則豈復從旁觀者言之與、然旁  
觀與當祭、雖有小間、字、其所謂如在者、其心實不得  
不同者、夫軌璣、墮光、登降、周旋、拜起之節、其誠敬、考  
愛之至、與不至、禮儀容體、曷曾有殊、唯誠意積于中、  
自然形于外、於是字有見其如在之狀也已、是旁人  
所觀者、無他、觀當祭者心也、可見旁觀如在、則當祭  
亦如在矣、祭義曰、祭日入室、儼然、必有見字其位、周  
還出戶、肅然、必有聞字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  
聞字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考也、也不忘字、且聲  
不絕字、耳、心、志、嗜、欲、不忘字、心、致、愛、則存、致、怒、則著、

著存、不忘字、心、夫安得、不敬乎、此當祭如在之義也、  
他凡禮論、祭祀感格之容體者、皆言其心者也、以此  
求之、則如在之義、見矣、後儒未達于茲、觀古人論祭  
祀感格之容、輒以為實事、可謂不解事已、假若祭義  
言見字其位、聞字其容、聲聞字歎息之聲、合之實有  
此事、則其所感格者、非山鬼木客、則狐狸作妖也、豈  
可謂神之來格乎、春臺以為傳者之言也、意若日記  
者、併引經傳文、爾謬也哉、古義固執、不信鬼神、遂以  
祭義為亂道之書、及明霞解如在之義、而爭旁觀當  
祭之分之類、皆不知言語之道也、夫推明霞發但徠  
說、不敢廢鬼神、然其心實感鬼神、有無故苦於高淡  
難信、信揚簡、臆想之妄、歸諸鬼神、難言而後止、焉、蓋

明霞必以旁觀解如在難以當祭言之者意謂如若也似也故凡曰如在如神在如見所祭者類皆其實不在不見唯見之如在其位相似臨之如見其神相似耳設令其實在實見則不可得謂如也由是觀之當祭之人而止字如在如見也是其實無鬼神也故引楊簡說謂此章此門人記錄之詞若孔子之志則知鬼神之實在也不止于如在也其如在者從旁人觀之也可謂雄辨足屈高俊矣哉若此說也當是時知也實有鬼神者唯有夫子而已矣其餘孔門七十子概舉既瞻仁齋之徒耳也曷執無鬼論者歟也耶又況中庸所謂洋洋乎如在在上如在其次始非旁觀之謂也乎詳其繆所自明霞視在如者以神在

焉有神祇與高俊楊簡同繆故有此說殊不知有與在我迥別有對無凡有所物有所理亡與無通以隱見去來言之在對亡凡在于此在于彼就分其處所是以去來言者也既對存亡言之故在有現存之義此云如在見在之義也蓋鬼神幽眇無形而可見者見在于此者詞也是以隱顯言者在又有視察之義有明著之義也書云在璿平在明察之義禮云在視視察之義也而其來去不可度思雖主祭之人致愛致懃也焉獲實有所聞見於神之聲音顏色乎中庸云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不其然乎故神之來格在主祭者言之亦惟得言如在而已矣夫幽眇隱微之物而如有見其在乎此焉此之

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是如在之義也明霞未達  
于此所以致斯繆也不唯明霞然宋儒有其誠則有  
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言去來在亡而言有無亦  
不能辨有無與在亡之分之過也明霞謂凡與之者  
事有其主而參之之辭也拘矣因是遂以不與祭謂  
祭於公如不祭於家本文何從而見公私之義矣可  
謂支離已朱註曰已當祭之時或有故不得與而使  
他人撰之則不得致其如在之誠故雖已祭而此心  
缺然如未嘗祭也深得其旨已祭而如未祭其故何  
也祭神如神在不躬親祭事安得致如在之誠乎是  
記論語者意也范氏有其神之論鬼神歆  
歆來去非論鬼神有無也而以有無言之命辭之錯

也又范氏誠為實禮為虛春臺明霞譏其輕禮之繆  
春臺則謂禮為實誠為虛其意豈以禮有法則之可  
見而誠無形象之驗乎然誠訓實古之言也且虛實  
之名無物而不可稱者故禮有實者有虛者恭敬遜  
讓禮之實也玉帛鐘鼓禮之虛文也而誠則實而不  
虛恥若虛妄也則不得謂之誠矣今范氏以誠實之  
心對禮之虛者言之何不可之有矣誠為虛是誠可  
謂妄也悖哉又曰祭主敬不主於誠夫敬而不誠其  
敬者詐而已矣唯不知誠而併不知敬妄哉論語微  
子曰子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其心也  
禮則古雖親亦神之雖事亦拜可以見已是豈因敬  
鬼神而遠之之語傳以此義乎但徠每欲舍誠而論

祭祀之禮故不得如神在之解已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媚求親昵之意奧竈及天擬喻之意朱註得之夫子曰獲罪者暗應問者而媚字夫求神之親昵而悔愛之者以已之心有不正者也已有不正之心其獲罪于天者必矣豈媚於奧竈所能禱而免乎是夫子之意也

朱註曰媚親順也未是又云天即理也其尊無對宋人尊理之至宜矣其言不得不至于此也蓋宋儒言理也異於古矣古之言易有性命之理者窮理盡性以至命者有和順道直而理於義者及樂記有天理

人欲之謂至莊周書亦屢言理皆謂凡物賦理有條不紊焉理原諸天自然而然故曰天理也後儒生去聖千歲絕學之後禮樂掃地之時而欲學先王之道不得不得緣理以求之勢之必至也於是乎世學者唯理是視不得遑暇顧禮樂如何也禮樂先王之道也禮樂既不足憑唯理足以斷先王之道宜天下莫之為尊焉然理止於物不足以主裁萬物者也於是推之於所自出之原道名天以理然後理之尊莫復以尚焉哉其足以主裁萬物以斷先王之道乎是其名天以理之意也然而其故名天以理而小疑者其亦有由而然蓋在物與理凡天下之物無小大莫不有理謂天雖大哉亦物也故有理主於此惟物莫大於

天爲萬物固乎此而理無小大在天在物其實一理所以天理統物理也又曰大極理之尊號是其所謂理者實古之所謂皇天上帝而生天地宰於萬物者非若古者唯在物謂理之謂也然視皇天上帝下比之萬物之理非古者言天之義何者凡物生於天地之間有飛潛動植之形人有剛柔疾徐之性心有四端七情身有百體百骸各有條而不紊者理也使各具斯理而無知其所由自然而然者天也斯之謂也天也者非理迺主於斯理者也故古謂之天理言此理天之所命也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命言萬物有理窮之則性可知可盡矣盡性則可以知命而至乎此矣故曰天者理之所自出也則可矣曰天即理

也則不可矣樂記曰天理人欲理者言天之理也是天有斯理也人欲者言人之欲也是人有斯欲也天豈理也乎人豈欲也乎今日天即理也猶曰人即欲也寧成言語耶此而可言也目即視也耳即聽也口即言也足即步也筆即字也扇即風也莫不可言焉耳矣又如易曰順性命之理言性命有斯理也非名性命爲理而程子則曰性即理也亦即異于古人之言也然朱子深善其言引之以釋中庸到此遂曰天即理也亦本諸程子意云然程子言雖命名之錯矣性命亦物也則其失之未遠矣唯指物爲理乃其繆也已如夫天則群物之祖道之所自出也其尊極矣惟皇矣上帝豈可復理推而窮者耶寧可以人知而

意則者子則非上帝矣惟其不可推而測而生於天地宰萬物者也故自古聖帝明王畏保欽若未嘗少懈莫者能易斯道者矣今命之以理理則物而可見者也可以意則而數致者也是可以已知而斷者也夫可以已知而斷焉之理也亦曷足可以畏敬而奉道之耶故宋儒之敬不敬天而敬其心謂吾敬吾心之天也蓋吾惟知天知地知萬物天地萬物莫不統于茲焉斷天斷地斷萬物莫不由吾心者是天下莫有尊於吾心焉者謂之全狄唯我獨尊之道宋人性理之學逗漏于佛氏者此其驗也古之君子欽若天道斷已之所行於天命矣今之君子以天自居以已之所見斷天道矣此古今學之變也學者不可不辨

矣論語微以福善禍淫釋天據本文獲罪及無所禱言之可謂穩當矣明霞云朱子仁齋究矣哉謝氏曰聖人之言遜而不迫但徠辨其謬謂是其言也腐豈可謂之遜矣得之春臺後論亦得

子曰周監於二代都子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曰監視也按周字在監上繫諸文武周公不可繫諸夫子也周家禮大備也吾從周是以制作之意言之視諸四代損益之意非謂夫十全然從周之禮但周禮文物之盛夫子取於此者獨多於二代耳如檀弓曰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是也以已意言之如中庸曰今用之吾從周則從時王之制非制作之義

皇侃曰言以同也。比視於箕殷則周家文章最明大  
備也。而禹亦依之。訓回視義同。春臺從之。據斯說。監  
繫諸夫子。夫子監周之禮於二代也。朱註曰。監視也。  
言其視二代之禮而損益之。宋後諸儒皆依之。至於  
仁齋。但深明霞亦皆從之。唯為於監訓視有所訾議。  
耳。據斯說。監繫諸先王。周公監於二代而制禮也。斯  
說較勝。蓋監有兩義。訓視訓照。監國三監之監。居上  
臨下。監視之是訓視者也。水監殷監之監。攷諸前代  
為法。誠訓照者也。後世訓照者。從金以別之。然臨  
之監。有監視比方之義。殷監水監之監。以取照為義。  
是以比照彼。即有比視之義。故朱註依孔訓。而取義  
不同者。始無所失矣。今從之。但徠以謂周以二代為

監誠曲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是就監字別  
發一義。爾其說亦通。但以制度詳密為文。恐非夫子  
之意也。已明霞因是遂以監。唯可以訓法誠。而不可  
以訓視。則繆矣。人以興禮樂為義。與猶用也。雖異于  
舊註。夫子以已意言之。則無異已。且中庸曰。今用之  
吾從周。則夫子之從周禮也。雖有用我字。從時王之  
制。爾漢奚問其文與不文字。安獲人以已意。有所是  
非於時王之制。而取捨之乎。禮樂先王所用。以齊道  
化陶鑄天下之具也。假使人不得以已意是非。而取  
捨之乎。是無禮樂也。豈理也矣。故不可從也。但其周  
以知畿稱。非如後世以為天下之號。及春秋時也。不  
必盡用周禮者。皆足以啟後儒陋見哉。然禮不求變。

俗使從俗國有故則從故之類亦皆從時從地爾非謂從已所好擅取捨之權也明霞謂唯已之所欲從莫不可取捨者妄矣哉夫子章甫於宋而委貌於魯如吾從周也易不委貌於宋乎其繆斷可知已又引檀弓孔子之喪兼用三王禮及葬子張用殷禮以證也不必用周禮夫夫子有時而用殷禮者夫子曾曰吾殷人也喪祭以不忘本為貴禮所謂方俗國故謂此之類爾非謂牽意所善輒用之也如夫子喪備三王禮門人尊夫子之至私為斯舉耳所謂非聖人之葬人人之葬聖人也乃非禮之禮春秋之末失也段使周聲教禮樂被天下如西周之日乎寧可得為之乎如夫子張之喪用殷禮記者釋之曰殷士也其

從殷禮也非已有所善於殷禮而用之也易足以證吾從周語哉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邾人之子知禮矣入大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苞咸註孔子仕魯祭周公而助祭明廟非遊觀地入者必有所事也春秋時稱邑宰以人明霞得之未註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論語微譏之其言甚正但曰夫子曰是禮也似所謂亡於禮者禮也未註未必誤又皇疏曰是敬慎之禮也未註所本云之子稱少年辭亦輕其人也論語微引春秋武氏之子及齊氏之子臧氏之子是論語考謂律律分二義非是外傳曰孔子言是禮也觀之以見古者有其禮耳蓋禮



者敬而已矣。敬慎宜之謂先王制禮，無非所以行斯敬。故入大廟，每事問。禮也。春秋之時，雖禮未亡，而士大夫之行禮者，或輕其事，於是有人入大廟而不可，每事問者。孔子獨行是禮，或人見以為不知而問，故譏之也。得之。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主皮者，蓋田獵之射，因田獵張獸皮而射之，以射中質為高。如鄭玄諸儒所言云：此禮蓋天子諸侯皆有。卿大夫士有，雖庶民亦皆與焉。因張獸皮為的，得中皮之名，主猶貴也。言射以中的為貴，不必其心志節於樂容體比於禮也。不曰中皮而曰主皮，主於此者，必略於彼明也。武射所貴在中節，堅應機神速而不在

於禮樂也。故謂之主皮也。彼大射皮侯，非不貴中質也。然不得謂之主皮者，必比節諸禮樂而后其中乃可貴也。脫若不比節諸禮樂也，雖中皮不足貴也。是其所主在禮樂也。故禮射之射中皮者，不得謂之主皮也。是禮射與主皮之辨也。唯夫子射不主皮語，釋卿射記文，言射有主皮射有不主皮者。大鄉賓燕，不主皮者也。其不主皮者，力不同科故也。夫子釋卿射記文而諸儒乃欲援卿射記還釋夫子語，所以差也。斯章夫子言當時失禮射之法，以明教之意也。蓋射之武事，男子之所從事。傳曰：剡木為矢，弦木為弧，弧矢之利，以威天下，是也。然先王文之以禮樂，則禮射者，所以觀德行而不貴巧發奇中也。先王偃武修文，

顯諸仁藏諸用設教之意爾古之道者謂先王之教也主皮之射禮文簡畧義難得而明漢儒解禮雖不失古者多字其以臆言者亦不少矣如斯章暨及卿大夫射五物人與釋我不得會道人各以臆言之也所以難盡憑信也斯章大意未註得之但其間混主皮與貫革為一後固執孟子聖智之譬就中與貫分巧與力謂禮射貴巧中不貴貫的殊不知斯章曰不主皮為力不同科者併中質與貫的皆力也是為謬已夫先王設射雖文之以禮樂也其實武事也強有力之事也豈不貴力與且射而不能中皮矣無所以射為也已豈不以中皮為雋乎古者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

射宮以試之先王重其事也若是然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夫雖禮射所以觀德行也其得與於祭與不得與於祭決之於射之中與不中則禮射之貴中皮也審矣既以中皮為雋執不得以貫著驗其中也大射禮司射命釋獲詞曰中離維網揚觸捆復離猶過也網即制射告之前者為維捆而復復及也公則釋獲眾則不與釋獲優君也眾當中鵠而著卿射命獲又曰不貫不釋可見射不貫皮者不得為中質也焉獲謂主於中不主於貫矣至律徠明霞諸老雖知辨未註繆矣釋主皮以中皮謂貴中的者皆主皮也迺曰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按漢儒解皆謂主皮無侯張

獸皮射之其曰布侯而棲皮為的者大射之鵠也大射者禮射最重者也大射而可以羊皮言子卿射記何以得言禮射不主皮而夫子復稱此也耶矧射之貴中也尚矣大卿賓燕孰與不貴於中也大射皮侯試士於中貴於中較然明著者也豈獲謂禮射唯貴容體比於禮不論中否耶主皮誠主於中皮之謂也然非謂名凡射之貴中者皆為羊皮也脫若大射之獲亦可以羊皮稱乎禮射不主皮何其言之虛妄也耶要下放諸禮之過也朱註又謂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不可以強而至者先王不貴之貴德而不貴力之義也仁齋入同此義殊不知本文唯曰力不同科而已矣不言不貴力也夫先王將有

事於郊廟也擇士當助祭者於射而決之於中否必擇之於射者何與射者男子之務強有力之事而祭祀之於行禮也貴乎強有力者也不然徒觀諸德行禮義而已則曷不觀諸賓燕揖讓之禮耶故徒謂貴德而不論力者不知射者也且力不可以強至也謂中適可以強至與謂德行可以強而為與可謂粗已彼夫子曰力不同科者併德強力言之言德行與巧力人各有其等皆不可以強而至者獨言力而不言德者其論射事也言力則德在其中也蓋禮射之所以異乎武射者武射唯貴強有力而不問德行貴禽獲而不論禮容者也大射之禮則不然何者射雖貴強有力乎徒強有力而無禮讓之德者小人心也

暴亂之道也。不可以長久安民者也。故先王制射禮，必先德行於力焉。求志於仁者，德也。正體於禮者，行也。是強有力於德者也。強有力於德者，君子之道也。是可以長久安民之德也。若是故強有力可貴矣。此謂君子之射也。故禮射之法，求正於己，而不敢命中，中不可命者也。是禮射所以不主皮也。先儒混主皮於中皮，其說終不得通明者，亦緣禮文不具。今者不可復強為之說。姑且據禮文，前於諸儒取其稍可通者，傳以臆見云。射不主皮，鄉射記文也。記文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入射，不勝者降。是古之法。有禮射有主皮之射。鄭玄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貴其容體節比於禮樂。又曰：主皮者

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因引尚書傳以澤宮之射，充主皮之射。又引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采侯，燕射，獸侯，是鄭意大射之為禮射也。唯諸侯而下也。如天子大射，則兼主皮。馬融註新章，又引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及鄭又註周禮主皮曰：庶民無射禮，因用獵禽禽，則有主皮。由是觀之，混大射於主皮，訓主皮為中皮，主皮為庶民之射者，繆自馬融鄭玄時，自後諸儒相承，莫能曉其非為。今據禮文略言其得失。記文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入射，是禮射與主皮對舉相喻。明禮射非主皮，射既主皮射之，則不得謂之禮射。記文明白無可疑者，豈可復混大射於

主皮耶夫大射賓射彗射斯數者皆以禮樂射者也  
射而禮樂將之致和心志而節諸樂取正容體而比  
諸禮貴乎修德行而不務巧發奇中者也故謂之禮  
射也先王舉事莫不以禮焉則田獵備武之射亦莫  
不各有其禮矣然不得謂之禮射者所主在於強力  
巧中而不在于禮樂也主皮蓋田獵之射具于前又  
記文曰勝者入射少勝者降則所謂主皮之射者其  
禮亦如今大鄉射所記者而其行斯禮也亦有宮榭  
及堂叙階庭而就之非即野外而行之也蒐將之禮  
於五禮屬軍禮觀其禮藏諸司馬而不隸司徒宗伯  
載記亡絕不得與大鄉賓燕之記存焉故其禮不可  
復見也已鄭玄以庶民無射禮夫勝者入射不勝者

降非禮何也且曰田獵之射寧獨為庶民之事而無  
禮乎王有三驅之禮載記文具詩曰不失其馳舍矣  
如破王良為舜奚範牧馳驅其謂之何與故主皮為  
庶民之射及無射禮者誤也又諸儒混主皮於大射  
者原其謬所自蓋因馬鄭註鄉射五物而錯其義也  
按周禮司徒卿大夫職曰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  
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馬融  
物作善舞作武未知孰是鄭周禮註舞字無解則馬  
所見周禮本舞作武馬遂改作舞鄭受學于馬而其  
註周禮在馬後久矣是因馬本改武為舞者註之由  
是觀之周禮舊本作武者審矣物與善義互通物猶  
法也但徠曰五物者教之條件也是也五物者射法

之目有新五者也。善而能也，謂學之能得此法者也。詢，咨謀也。詢，衆庶者言，以此五法咨訪于衆庶而求賢能也。五物，一曰和，馬融曰：志體和也。二曰容，馬融曰：容儀也。今按此二者名，禮射之法，射義所謂內志正，外體直者，志體之和也，是射法之本也。故為第一。志體既和，而後進退周旋，可中於禮也。故容為第二。射義所謂容體節比於禮樂者，馬有容儀之謂也。夫若是而後，執弓矢，審固注，眩闇，遂不失其度，可以言中矣。故主皮居第三曰，獵之射，不必容體比於禮樂也。然其能中，微神速，亦不本諸志體之和也。但所費在於禽獲，故名主皮。非得射之法也。和容未詳，曰和曰容，二事既見上，明此因上文訛。今亦未可知其有

何字也。杜子春讀容為頌，蓋容頌古詩多通用，但其謂禮云以鄉射禮五物詢衆庶，則五物皆當為禮射之事。於是乎通容於頌，讀武為舞，以和容二事，應比於禮文，以和頌興武二物，應比於樂之文。然後易經文從已意為強解耳。和容詢，不可知其為何法也。如興武，據文求之，興蓋振起之意。曰興武者，即今之廣武射，習革之類已。經以鄉射之禮起文，而五物兼文武射言之者，司徒卿大夫以鄉飲射賓興賢能而薦人，杜欲文武兩得之，故鄉射之禮，主賓言之。五物主詢賢能言之，讀者宜察。為力不同科也。為朱註讀去音，謂孔子解禮之意，若是也。得之，蓋夫子引鄉射記釋之者，意為執禮射，臨質者語其法也。言也。教衰弛

行禮射者，夫先王設教之意，徒以中質為高，不得問容體威儀。比於禮樂與否，直與主皮之射無殊。非古禮射之法也。古者禮射之法，不主皮者，人之德器材力昂科不同，等級殊絕，焉得射者而皆命中質耶？是故執射臨質者，惟當和志體正容儀是務。射之在它而可為者，止於此而已矣。苟善於此，而內志既正，外體既直，進退周旋，既中禮也。貫鵠破的，則在其中矣。引而不發，躍如中道而立，其比之謂與，若是而中質者，大射得與祭，鄉射得當賢能之選，是其德器既成，材力兼全，不可以勉強而能期必而取也。固非在哉者矣。故執射之道，求正於已而止矣，不以中質為先也。設若有入於斯，專心致志，唯主皮之務，抑棄百步

百發而百中也。苟不修和容而志體不和，容儀不正矣。斯人雖巧哉，不可與為耦者也。大射不得入澤宮，賓燕不得待君子，鄉射不得與賢能之選。禮射所以不主皮者，為此也。不然，有入於斯，執弓臨質，左右留揚，射不能及侯也。苟能和志體修容儀而內正外直，進退周旋中禮矣。斯人雖拙哉，可與為耦者也。可與入澤宮，可與待賓燕，可與升司徒之選，謂之君子之射也。言所志者，雖在於彼矣，所務者在於此，故曰射者正已而后發，發而不中，及求諸已，為仁由已而由己哉。射之道也。此夫子之意，而斯章之義也。先儒不知為力，不同科本為夫釋禮之言也。故文武射法混淆無別，併主皮於大射，訓主皮以中皮，其繆實由此

云何註曰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第取之和密也夫鄉射記文直曰射禮不羊皮而今弟曰不但仍是為善中皮而於和密則曰第取是羊皮之射而第取和密也已與夫子之意正相反不可從已為力馬融曰為力役之事也為讀如字是隨文為解非本文意我自明白也馬始不須問其古言與非古言直以已意釋之如云科有上中下三等之類是已但徠苦於朱註難接假以古言將其說而為力之為古言也古書無所取騷旁引為政為古言以相例然為政為力我類迥別局足相例且為元為助語故凡文莫不可配屬者凡文配為字者寧盡為古言乎可謂安已子貢欲去告朔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餼從食從氣明既殺者為之名故通為饋送之名耳非通生牲稱也春秋傳曰餼臧石牛餼止為饋送之義不以通生牲之故也且此餼羊若是生羊也當單稱羊若稱牲羊曷煩言餼字記錄者加餼者當時魯公無告朔之禮而有司猶殺牲餼之故曰餼羊也是因殺而饋之方哉見其為告朔之羊也不然徒單言羊而已繫之司職矣從見其為告朔羊與故腥曰餼者得之朱註釋夫子愛羊之言不得不言其惜費故句首加蓋字是釋夫子語意非謂子貢實惜其費也如以子貢實惜其費也宜在前節欲去下此解而今釋之於此釋例權衡最密矣如南軒說云玩夫子之辭意則子貢之欲去羊其亦隘狹而少味矣假令以



惜費也矣以隘狹少味為言耶但子貢欲去饌羊其  
意與夫子始無大相遠者故以此言之也已古義曰  
子貢以為不行其禮徒供此羊此虛文耳故欲去之  
也至於後節則曰夫子言若河可謂愛羊也得語意  
鄭玄曰饌牲生也皇疏引鄭註詩曰牛羊豕為牲繫  
養者曰牢熟曰饗醒曰饌生曰牽而今鄭註曰牲生  
曰饌者當醒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醒也何以知然  
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乎按生與醒雖聲相近義  
不可通是鄭解自誤耳皇云蓋者鄭繆故為是說  
以彌縫之未註依鄭失之據鄭詩註牲者生殺通之  
牢與牽未殺之名雖饌既殺之名皆謂牲也明霞以  
專小殺之名者非是但文從牛從生主生言之意較

多故古有殺牲牽牲之言鄭註曰魯自文公始不視  
朝蓋據公羊之義為之說自後諸儒皆仍其論若若  
獨曰魯公之不告朔豈也漸急取抑自昭公之出  
也何必自文公曰不視朝疾也此傳可據且至襄二  
十九年猶釋其不朝正則自文公後不必不視朝也  
公羊則鑿矣其言甚有理勝於諸儒遠矣論語考又  
引四書微言吳無障說曰子貢欲去饌羊是愈激之  
意得之矣然激憤之說非助於吳夫子南軒諸公亦  
皆依斯說而明霞暗於宋籍故未達未註之義若行  
培擊爾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也  
未註以孔子自謂也得之黃祖舜曰孔子於事君之

禮非有所加也如是而後盡而時人不能反以為論  
故孔子言之以明禮之當然也最得本文意孔安國  
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為論也是其意以常  
時有人有禮於事君者與無禮者夫子隨而論之以  
明得失也皇侃邢昺依之葛寅亮亦用斯說春臺從  
之然如此說則人字不可解矣蓋本文盡字與論字  
相因成義讀者宜察夫人臣事君以禮雖春秋之時  
禮樂衰缺君臣道乖也以禮法為論諫必無是理人  
以夫子為論者祇以其委曲詳盡無所不至也疑其  
過意為之爾邢昺曰事君盡臣禮者謂將順其美及  
善則稱君之類事君之禮雖不止于此也獨於釋盡  
字義甚協若邢所言者時人所以謂孔子為論也孔

註以無禮有禮言之不見盡字之意夫夫而但徠明  
霞并用孔意釋盡禮以有禮故不可通迺秦後君臣  
異字三代說禮數百言竟不能得其要領設若二  
家之說也夫子奚不曰事君以禮若有禮其繆居然  
可見已但秦後君臣之說其論甚美學者不可不知  
也張公室抑三家明霞辨其繆是也又明霞謂時人  
以夫子為論皆不知禮故也未是錯也然其為斯說  
者以有禮對無禮言之故也夫春秋叔季其無禮於  
事君固當不少矣但夫子始不謂世人都不知禮事  
君者悉無禮也言夫子事君以禮也世人亦事君以  
禮也世人竟不能若夫子之盡其禮也乃反以夫子  
為論諫要君也同在於行禮之中獨夫子能盡之也

已黃祖舜以不能為義深得語意如其知禮與不知  
非章者所存而明霞乃以不知禮為說反譏黃解失  
之遠矣程子他人言之之說豈視楚人得失之類言  
之耶莫然明霞非之是也盡禮之解諸家皆失之唯  
看臺曰禮者敬而已矣盡禮所以致其敬也得之古  
義曰夫子自以臣子之禮處之於事君之禮自無不  
盡其言幾字謂夫子聖德至貴宜不復以敬君為已  
分而恭遜之至以臣子自處者悖哉其為說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

未註於理無害意為得之孔安國曰時臣失禮定公  
患之問也孔意謂定公問使臣之道者為切問問事  
君者非君之所急也則定公意宜重在問君道故有  
斯說然其徑意推而言之其實定公之問二事並舉  
無輕重之詞庸詎知問者在於彼而不在於此乎故  
雖孔子亦惟得據問者辭各自置對爾但以定公躬  
處邦君之位也因夫子之言反求諸已而使臣者得  
其道乎則為人臣者其事君也焉得不以其道乎哉  
如在夫子言之雖二事各自置對乎其意則未嘗不  
欲定公因己之言以知君為君則臣莫不為臣焉之  
理也已其朱註圖外收子焯說之意而發微者於言  
表者也論語微仍皇邢二疏及子焯以謂君使臣以  
禮則臣事君以忠而夫子不言則者古文辭簡故也  
古文辭故有如是者然非此類之謂也果如其說乎

定公問二事而孔子止答一事是所答不盡所問也  
寧寧者盡禮之謂乎可謂得於意而失於辭者也然  
其至於論君臣之道則曰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  
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  
是其釋以禮與忠之義而深得聖言之旨者也未註  
所謂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者適言此意也已下  
文則曰然施之必由君始焉如一然字明語既畢別  
發端非發餘意於言表而何也故未註不可易矣古  
義曰尊臨卑易以簡下事上易以欺即呂氏不患不  
忠不患無禮之說也但徠以其補辭之言而不取焉  
者是且呂說雖有可言者也傳又曰體群臣安在不  
患其不忠也與又曰為人臣止於敬安在其不患其

無禮也與蓋非通論云明霞謂定公患臣之不忠故  
問以所以使臣忠之道也乃兩引孔氏春秋以明之  
明李衷一曰禮君之大柄也昔齊景晏田氏之逼而  
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之此禮字當有惜或福正名器  
之意忠字當有尊君拘國不肯陵借之意定公為大  
阿倒持之君故欲防之以禮三家為尾大不掉之臣  
故欲教之以忠夫或福名器誠經邦之禮也尊君拘  
國謂之敬君則可矣忠則未矣不肯陵借謂之不欺  
則可矣忠則未矣仁齋明霞並以不敢欺固為忠所  
以為此解也殊不知不敢固者唯可以為信也已非  
忠字義矣讀者宜詳焉但為不及論語微也遠而已  
矣明霞又識字焯得句意而失章意未審其所謂章

意者何也。觀夫威福名器之謂與，其失既具於前，而  
尹焞以義合者也。亦道微定公之意也。豈容復讓以  
失章音乎。弗思焉耳矣。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夫子嘗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  
夫子因正樂而論南音之美也。師執之始，關雎之亂，  
洋洋乎盈耳焉哉。足以相證。蓋詩有二南，二雅，三頌，  
斯三者，樂府部別也。二南為房中之樂，謂之房中之  
樂者，二南琴瑟常御之樂。天子至士，貴賤並用。詩曰：  
琴瑟在御，禮曰：士無敵不徹琴瑟。而夫子又誡伯魚  
以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立也。是也。殊乎夫二雅  
三頌為天子諸侯之樂，而必設縣鐘篴于堂，庭有

賓燕獻酬之禮，然後可作矣。以常御之樂，故謂之房  
中樂。以其用諸鄉人邦國，故謂之鄉樂。蓋禮曰：遂歌  
鄉樂。周南是也。不必以其后夫人之所誦誦，而事若  
子故謂之房中樂也。關雎為南音樂章首篇，故稱之  
言關雎，則葛覃卷耳，徒可知已。非謂二南唯關雎得  
哀樂之節，而葛覃以下皆失其和也。由是觀之，朱註  
求哀樂之節於詩，義者繆可不言而知已。樂而不淫，  
哀而不傷，兩句相將，言樂音之和者也。樂音俗，哀樂  
喜怒情也。情動於中，必形於聲。其情哀者，其聲亦哀。  
情樂者，其聲亦樂。自然之符也。樂心感者，其聲嘽以  
緩，是樂音也。衷心感者，其聲唯以殺，是哀音也。樂記  
又曰：志微嗔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

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皆狀哀樂之音者也夫哀樂之情與聲音相符也樂記之言既已若彼故情名哀則音亦名哀情名樂則音亦名樂是其不可分別離異也較然明著矣然其有主於樂而不主於情之義者獨何也與人具血氣心智之性而有哀樂喜怒之情情感物而動無節焉滯僻流放靡所底極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而著之教焉謂之樂也是故樂者所以和民聲而協之於中導之情以養其性歸諸正而不流邪也蓋先王率性建教不能逆情而強斯民也順其情而導之游泳涵濡令之忽不自覺化歸其正教之術也然其導情也莫近於聲焉聲之類五形於五情聲變成方謂之音何謂成方嘽緩慢易樂聲之成

方者也志激唯殺哀聲之成方者也當其未成方也未能五類相比已既成方則得五類相比焉得五類相比然後謂之樂樂記曰比音而樂之是也蓋聖人審民五情之聲而成之方以定其物樂之所由興也謂之音比類錯綜六音皆備謂之樂然後六音相變相承節其過捕其偏長短相濟終始相和協諸歌中以滂滌邪穢導進六情令之得全其性命之德樂之所以為教者然矣故聲之未成方者必符其情有比情斯有比聲無比情斯無比聲是循民情自然者而不可以比方為樂者也何者人喜怒哀樂之情不可並動而併臻者也若夫既成方者則畢子是矣方者物有定形而不移之謂也蓋循夫人哀樂之聲建之

準抑各有定方而不相溷紊謂之音聖人為之則可  
以比類衆音而並奏併聽焉於是乎哀樂之音不必  
符諸厥情也此哀樂主於樂而不主於情之義也大  
抵樂必兼哀樂六情之音所以相救相和而協之其  
中也故哀樂之音相成而樂與焉何者凡人樂者其  
情舒故其音嘽緩慢易嘽緩慢易者不得其節則流  
故淫泆令人不能自還救之以哀音哀者其情感故  
其音急微唯救急微唯救者不得其和則繁數激切  
令人不耐情楚救之以樂音哀樂相濟然後其音始  
和夫予所以哀與樂對舉而論樂音也樂而不淫者  
凡音慢易簡節令人心解弛緩急故易淫淫溢濫沈  
溺之名言過樂而不能自反也此章哀樂者以音言

之淫傷者以心言之或謂淫傷亦以音言之誤矣哀  
而不傷者凡音抑揚湍激者能令人心感動情也  
傷悲慘痛心之名也謂之哀不必其音便情楚也按  
說文哀憫也徐曰悶痛之形於聲也凡人悲傷情束  
抑過不禁發於聲音數抑數揚湍激曲折欲斷不斷  
禮曰哭而哀及三曲而偯之類是也故在樂言之凡  
音清細曲折而抑揚湍激者名之為哀不必謂情楚  
哀惋者也如禮文曰絲聲哀哀以立廉席以立志君  
子聽琴瑟之音則思志義之臣蓋絲絃由彈激成音  
餘響細殺抑揚曲折異乎鐘管之鏗也無抑揚  
曲折焉非凡絲音聽之皆可為悽愴酸鼻也又如陸  
士衡招隱曰飛泉激鳴玉哀音附靈波及於陵玉華

宮詩曰壞道哀湍瀉謂水激湍曲。或韻非慘傷之謂也。孔安國曰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言其和也。是以樂音言者也。而江熙李充徒皆依詩詞為義故哀而不傷不可解。乃云哀窈窕思賢文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與傷各自為一事不成議論。皇疏依之與孔意背馳。邢疏亦然。朱註重以寤寐反側之憂充本文哀字殊為不通。論語微駁之是也。明霞謂關雎后妃之德而其德正故其聲如此。夫二南之中正和樂如此者實文武周公德化之所致耳。奚知后妃之德獨能中和也哉。是惟深信詩叙故有此說。與夫朱註專依詩義為解者何以異也哉。又朱註曰關雎周南國風詩首篇也是直依邢疏而周南國風四字倒置為

書字之誤耳。明霞駁之則過刻矣。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舊本論語作土者為是。朱註曰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適與諫字意相傳著。今從之。三句蓋古語。夫子歷舉三者意重在既往不咎一句。故知其分問。遂事在成事前。既往在成事後。而諫與咎俱總在說字裏分別。如是說三語方為圓備云。凡事有成形。故人得論其可。否脫事未成人亦何自得論其可。否矣。事勢必將然。所以人諫之匡之。必止之。而後輟。



也。脫事勢不可成也。亦易以犯顏匡救為機會。既性  
大事去矣。所以興人之追咎也。非既性將何之。答耶  
凡曰答者。性過也。然而此言若是者。誠人之不可曉  
告者辭也。夫子曰不答。迺以所以深咎之也。先儒或  
謂宰我所謂尚未見於事。所以夫子豫言此以誡之。  
此說失之。此特責其易言。所謂吾與不可追言。殆不  
可為之意。而大全載朱說得之。

邢昺疏曰。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先儒或  
謂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為宗廟  
主。按公羊傳。文公二年春王二月。作僖公主。傳曰主  
者。局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何休註引此文曰。其若  
氏以板。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杜預註。孔氏復引此文。

曰。哀公問主於宰我。是舊本論語社稷主者最多。皆  
以宗廟主為義。獨孔安國本作社。而何晏依之。皇邢  
二疏未註。並依何本為解。後學者但所見以作社者  
為是。遂見諸本作主者。顧以為駭異耳。論語微。斷以  
作主者為是。得之。夏禮氏。殷周稱久。皇疏引白虎通。  
其說未尚矣。今日從之。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  
諫。既往少咎。本文曰。聞之曰。是與他人言。非面責宰  
我。也。如面責之言也。上曰。聞之。下宜曰。謂宰我。而今  
無其文。未註云。似為面責之言。未是。成遂性與說  
諫。答先後相配之旨。諸家各不同。苞咸註。三事無次  
皇疏載李充說云。成是其事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  
行之日。性指其事已過之後也。是三者有先後之叙。

也。然以遂為事既行，或事不可為解，於是乎加初字，以就其義，殊為不安。此章但以為問作廟主之義，不意最順自孔安國作社主說，諸儒相承不自者，其繆俎律既辨其繆，明霞尚執社主說，至比始知讀書非易事云。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是蓋據周禮大司徒文曰：辨其邦國都鄙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據文曰：樹之明，植斯樹於壇壝中，以為神之所倚，主謂田主者，以為曰野之主也。又曰：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言谷樹其土所宜之木，以名其社，而別其所屬曰野。疆域之方面，如後也。標社枌榆社之類，是在周畿

郊野中，其土之所宜，各不同，為在國人之社，盡用栗為主，乎哉。鄭玄註，乃引枌榆栗為之證，則既與本文意相左，而此註又引周禮文註，比與本文義不相入。朱註依孔註，欲會成兩義，曰：三代之社，不同者，古立社，各樹其土之所宜木，以為主也。因取孔穎達安邑宜枌，亳宜柏，豐鎬宜栗之說，傳會大曰：三代之社，舉天下稱之之辭也。寧可以土所宜為辭乎。不然，夏后殷周所都，其地宜枌，柏，栗，遂令海內社，悉樹之，以為社主，如古義所云，則大司徒樹田主之說，不可用矣。依是社主之說，進退皆失，別於教人，社之說，甚於宰我傳會，俎律辨之者，是也。又論社無主，義尤明，且圓丘方澤社稷之類，皆有壇壝，而無廟宇，故若有主

將何所藏也耶明霞迺國執社主說引春秋傳陳侯  
免擁社杜預註曰抱社主亦服以證社之有主原諸  
國禮曰主則以樹木為之主也其參天之標結駟之  
蔭寧可擁持之物也與且九傳文曰擁社而不曰主  
曰抱社主者社之寄也陳侯免者降服也擁社者擁  
猶圍也蓋民以社為主故古有書社杜註凡氏曰二  
十五家為一社籍書而致之史孔子世家又曰以書  
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猶後也縣邑之戶籍也將令舉  
國男女聽鄭為之僕隸乃令城中男女別繫圍社而  
已則待命於朝一說擁社者謂社籍也所謂籍書致  
之亦通明霞難南主說意謂練主非示民者拘兵本  
文唯曰使民戰栗而已矣小曰使民縱觀庸詎傷其

為練主矣且示民示猶教示民有上下示民不敢專  
類謂令民識其教也民亦人也凡人君施教於國者  
皆謂人為民古之道也故斯章之義從諸家本作主  
者為是伊川當社字本是主字誤也字義不合道使  
民戰栗故夫子有後來言語詳語意蓋亦似有明霞  
難示民之疑者而屬諸字我失言則異於明霞之拘  
兵而社作主依鄭本亦不似諸家之陋宋註不用此  
說殊為可異又入按社主說其來亦尚矣而其義各  
不同孔氏註此章用周官甸主之義而至註尚書用  
命賞于祖耳用命戮于社曰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不  
用命者戮之于社主之前則又不用樹木之義正義  
亦惟引所傳定四年君以軍行被社鬻鼓之說社主

之我無正文也。今按尚書意，但謂軍還行賞罰，而九  
氏被社，亦以軍行將衆，故被社而行，擊鼓受命于  
社，神明之也。故祝奉以從，非奉社主而行也。諸儒因  
天子巡狩以遷廟之主行，遂誤以奉社主也。又陳侯  
免擯社，詳下文，是陳侯被免，躬率國人圍繞社壇，使  
男女別行自累也。則出待鄭，命於外朝也。是雖無所  
考，據周禮量人職，營國城郭，王宮所居，左祖右社，面  
朝後市，諸侯亦宜然。外朝南面，在路門外，於城門中  
最近北地，而社壇乃在公宮之正西，外朝西北，是從  
城門入者，當先經外朝，而后往社，故陳侯待於朝，而  
鄭師執紼獻飲者，先見陳侯於外朝，然後才入數  
倍于社，遂被而致民，記事之叙也。又見陳侯，而後重

曰入數入者，過朝而入也。被社者，蠲國以于社，凶災  
之甚也。被之者，為陳禮也。非謂被社主也。由是觀之，  
社主之為樹木，周禮實為可疑云。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僉矣。曰管氏有三歸，官  
事，士攝焉，得後，然則管仲知禮矣。曰知君，攝塞門，管氏  
亦攝塞門，知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  
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官事，小攝  
士攝焉  
下管仲子桓  
公孫兵之會  
曰命曰士無  
世官官事無  
攝

夫子屢稱管仲之功，此獨譏其器小哉者，蓋亦惜之  
矣。何者，九合一匡，澤被後世，德覃海內，霸王之業也。  
然其事終止于此者，管仲所用其器小也。故雖因一  
時君臣遭遇之盛，得成功業於當世，身死而天下不  
復宗齊，亦足以見其所本者淺矣。如夫假號行義，濟

貪欲之私詭遇苟獲迎若之惡明矣其非霸王之器而激霸王之切者也故夫子譏之而仁齋割牛用雞力之謂甚確然其就辨王霸異略之義者據孟子解論語故若跋耳蓋其九合一匡朝諸侯霸天下在孔顏方足以任斯事如管仲則其器固不足以任斯事故其所為不免詭遇詐偽之術其事之成則幸也可以見其小器也已如孔子云為東周子其所施為可想蓋霸王之漸王者霸之成非有異畧後儒紛坐不知古耳但徠不得小器之解託諸微言而止如其說也管仲器大而孔子小之恰如牛力之戲宜哉其為惜之也自徠徠唱斯說春臺明霞終至言夫子慕管仲而惜之非譏之也夫夫子既曰小哉而已必

欲證其大夫子譏之而已必欲證其非譏不知果何所據已且使孔子而仰慕不知禮之人夫何以為孔子也乎宋儒視管仲以才路之以隸誠寬也至諸先生迺視孔子以管仲之以隸豈不復寬之已甚者乎無他孟子王霸之辨第塞胸中猶之宋儒之見然特以讀論語其意終有不足於管仲之為霸者仇者也殊不知聖人意乃不足於管仲之器也故非不足於為霸業也自余觀之管仲之於霸業特螳螂之義也夫子之所惜是也後子知禮矣始者夫子答止於焉得後其語尚緩後答乃曰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語甚迫切蓋當時人唯知管仲之功為大而不復知其器之為不足稱故唯見其美而不知其醜宜矣孟子

曾歎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夫子告或者  
既如是後儒猶且唯視其功烈而歎羨不輟至於接  
夫子以隨靡之云聖人亦歎慕其功名而嗚呼功利  
之說其足移人心者如是乃使名卿鉅儒忽不自知  
其陷溺之已深學者其可不慎乎董子曰仁人正其  
誼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吾至是乃有以  
深知先儒為不易及也此章夫子之言愈言而語愈  
加切矣學者宜深玩焉及也諸說楊升庵最精但以  
其字從生疑累生作之常設乃也未是何者本文云  
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及也明兩君相見臨時設之非  
常設也但徠說近之但其說出子臆度未足據耳朱  
註在兩極之間獻酬飲畢云是仍鄭玄解也

出尊有謙主不必久辭而必以辭言之者蓋因及字  
為義然古有回阿及也則及唯言其狀非及辭之及  
則此及也為出尊與謙主及辭皆未可知也楊龜山  
王霸之辨諸子之論備矣又聞其器小則疑其為強  
以不強告則又疑其為知禮觀此章或問則可見當  
時所謂禮者及如晏子示強示禮之類皆從當時所  
稱論之也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寧儉亦此意也  
七讀彼章者宜併考斯章云後儒多謂夫子稱管仲器  
小者責管仲不循聖賢大學之道詭遇僥倖以儉一  
時之功也夫管仲詭遇術誠非聖賢之事矣然夫子  
器小之歎非謂其力假之霸乃惜其德量材具不足  
任王霸大業也已如諸儒所論也夫子曷唯云器小

而已哉。以夫子語意正合管仲所為，不出子譎詐詭  
遇之術也。苟其器具之小，其小勝王霸之業者，亦  
自若也。故諸儒不可從也。蓋夫子所言者，德也。而諸  
儒以道論之，故差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  
也。皦如也。擘如也。以成。

按後篇語之，小惜者，其回也。與是語者，為之告語也。  
大師，樂官之長，主樂者。而夫子所語，止于論節奏和  
諧而已矣。未嘗及性情之德。邪。正得失之教。若然，雖  
魯知禮樂衰，失雅頌之音，子樂貴節奏和諧也。雖  
以鄭衛桑間濮上之淫，亦莫有不然者。如但夫子所  
語，則大師寧不能辨之。必後夫子之言，而後識之耶。

余故謂是夫子之語，有所為而發者也。何者？夫子語  
首曰：樂其可知也。已意若言樂其易知也。已。然以其  
所為語之人，素識者言之也。語意明白，舊無可疑。翁  
如以下，皆其易知者也。已。諸家皆未達于茲，謂夫子  
之聖，獨極通樂音精妙之理。大師不能識于此，故為  
之指授也。於是子諸儒頓難其解，惟極論樂音之和  
而已。集註諸儒是也。皇疏宗鼎，以彼知正樂之法，然  
樂之和諧，不辨雅淫，其說無所當。但徠以樂之難知，  
然樂之難知者，其理也。夫子之語，之論樂音，則衆庶  
所與知者，且夫子言其可知也。已。以難知為解，與夫  
之語，自相矛盾。至明儒蔡清作蒙引，而苦其可知也  
之難解，乃云：樂其可知也。高不可不知也。可適當也。

寔哉。春臺難其解，則曰：孔子學樂既成，見大師告之，以其所得以求是正也。夫謂請問為語，古今未見其比例，且就久以求是正，而揚言其事之易知也，寔其言之不遜也。凡此類皆不知而妄為之解，所以不得於辭也。皇本也，下有已，是也。夫子將正魯樂而語大師，以此言者，蓋春秋之末，禮壞樂崩，故諸九傳載其所載，當時言禮者，務在繁文末節，國擅其僭，家私其言，惟有司之守是貴，不復知先王制禮之意，其本不在於此。視諸夫子答林放問禮之本，及曾子告孟敬子三貴之言，則可見矣。禮之失，既如彼，樂之失，觀亦然。爾伶工各家其事，傳訛謬失，人私其技，至合樂節奏，卒失其和，而執其事者，視以為常，恬不異焉。尚襲

之久，樂之散逸，不可復收也。故夫子語大師以作樂之要，唯在音律和諧，無相奪倫，聽之足感，久而已矣。亦猶答林放儉戚之意，直明禮之大致，爾非有深妙奧義也。夫子意以大師為樂官之長也，欲其知當時伶工之所失而正之也。若本邦擊師，拙土操倡樂者，務為靡漫哀悅之曲，出奇馳巧，不復問節奏和諧緩急繁簡，每為雅樂家所笑。春秋末，靡曼淫亂之音，作焉。雅樂失法，猶今本邦俗樂也。已故夫子曾曰：吾自衛反魯，而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言正樂也。翕純皦繹，諸家解各不同，但春臺外傳多得之，凡曰如者，狀貌之辭也。繼之外傳曰：始衆樂相倚和，至是故繼其聲，無所牽制，得之純，何晏曰：和諧也。未是失，但其聲



和諧故聽之純然如一音也純不雜之名直訓和者  
非是蓋各繼其度曲無所牽制而其音乃純然和之  
至也噫衆音分明無相奪倫也釋相續不絕也朱註  
曰成樂之一終是自樂始至終闋謂之終不知者以  
簡韶九成武六成當以成之成失朱註意一終者合  
九成六成者言之讀者勿誤認朱註圈外謝良仇曰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如言其合也但徠春  
臺深詎其繆是以作樂各有其調言之其言固然謝  
說亦大概言之其意乃謂八音之器不合則樂不可  
作已而八音之器五聲六律皆具也故以五聲六律  
言之不自覺其繆朱註取之亦以其大致之善而略  
言語小失也已不然朱子之精於樂宋人無出其右

者其豈以樂始作五聲六律合奏爲說耶刻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朱註義最圓備前後兩說各有長短蓋以上下文意

無患於夫子不得  
聖人之位而斯文  
之喪也天下之無  
道也久矣夫子雖  
不得位也天將使  
夫子傳於天下後  
世也

承者言之孔安國爲長如木鐸之喻則後說爲長  
是非誠未可知也已然從前說則將字爲將且然  
辭得位行政於患喪及無道也久矣之義最爲切  
以木鐸爲得位行政之喻微似迴遠耳如從後說  
天子時既喪位游說不得以將爲要後之言也爲  
推意之言故明霞訓蓋是也如天縱之將聖之將也  
從此說於木鐸喻爲甚切然無道也久近於義無所

和諧故聽之純然如一音也純不雜之名直訓和者  
非是蓋各繼其度曲無所牽制而其音乃純然和之  
至也樂衆音分明無相奪倫也釋相續不絕也朱註  
曰成樂之一終是自樂始至終闋謂之終不知者以  
簡韶九成武六成當以成之成失朱註意一終者合  
九成六成者言之讀者勿誤認朱註圈外謝良仇曰  
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翁如言其合也但徠春  
臺深詎其繆是以作樂各有其調言之其言固然謝  
說亦大概言之其意乃謂八音之器不合則樂不可  
作已而八音之器五聲六律皆具也故以五聲六律  
言之不自覺其繆朱註取之亦以其大致之善而略  
言語小失也已不然朱子之精於樂宋人無出其右

者其豈以樂始作五聲六律合奏爲說耶刻哉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  
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朱註義最圓備前後兩說各有長短蓋以上下文意  
相承者言之孔安國爲長如木鐸之喻則後說爲長  
其是非誠未可知也已然從前說則將字爲將且然  
之辭得位行政於患喪及無道也久矣之義最爲切  
但以木鐸爲得位行政之喻微似迴遠耳如從後說  
也夫子時既喪位游說不得以將爲要後之言也爲  
推意之言故明霞訓蓋是也如天縱之將聖之將也  
從此說於木鐸喻爲甚切然無道也久迫於義無所

八十嘗曰天  
不喪斯文

取而患喪之言亦類贅云。春臺難孔說以封人之言  
為假設及其近諛詞封人之言謂之要後之言則可  
矣。烏得假設耶。且以贊聖賢之行將得志為諛詞也  
木鐸之喻獨不為諛詞何與。豈以孔門諸子方患失  
其恒產而封人慰其無聊也與。非所以論孔門諸子  
也。已明霞曰。將猶蓋也。孔安國為必將之將。朱子因  
之其意益早。不知其何謂也。其曰必將者謂為且然  
之詞之意歟。其曰意早者。顧亦如春臺近諛詞之謂  
與。陋哉。

十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但律說甚奇。可備一通。但自孔安國諸儒皆以樂之  
美善言之。揖遜與征伐為優劣。其說由來既尚矣。於  
義得為無害。故舊註解。不可遽非也。孔安國不解美  
字。蓋亦謂聲容之美也。樂而言美。明謂聲容不復須  
解說也。邢昺聲容之美是也。皇疏曰。美者堪合當時  
之稱。是離樂言美。夫之禮云。樂也者。象成者也。又曰  
禮也者。反其自生樂也者。樂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  
制禮也。以節事。侑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  
知也。傳曰。觀其禮而知其政。聽其樂而知其德。夫子  
之言。盡善未盡。迺聽樂知德之事也。樂記曰。王者功  
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以斯言。誓洽諸向樂也者。  
象成之言。則知韶武之樂。皆象舜武之事業與成功  
者也。舜樂名韶。韶也。紹克成治。以聖承聖。功烈盛  
矣。樂之所以盡美也。武王樂名武。言以武定天下。誅

暴極民其功烈盛矣武之所以盡美也韶武皆功大者聲容之美莫匪備焉故兩者皆盡美也然詳觀其所象視二聖事實者韶則自徵庸嬪虞納揆受終至命諸官格者苗莫非揖讓盛德之事者事理皆盡善故曰又盡善也朱註所謂善者美之實是也若武之所象則樂記言之曰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又曰再成威高駟伐盛威於中國及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聖人順天應人非事理不善也然視諸韶樂所象揖遜辭讓以太平之功也猶有所未盡善也觀其樂盡善與未盡善也舜武之德優劣居然見矣朱註引揖遜與征伐斷之是也蓋樂者象成功事業也其引孟子性之反之以證舜武之優劣則未是也何者

舜武之聖或性之或反之是未可知也且性之反之何必性者優而反者劣哉夫子之言唯云韶武所象成功事業就此觀之有優劣也已然樂所觀德也而夫子比較其盡與未盡則夫子其必有知舜武德之隆汙優劣矣然其言止於樂之盡善與未盡善而未言舜德所以勝于武德者以何故也則後人奚自得知聖人之所不言耶且也德者得也人自得諸已唯聖知聖他皆就其所見於功業施為者以有知其德而已矣故如九氏春秋所載季札論樂韶武優劣較然然其言未嘗及二聖所德者何事也季札也所謂人也二聖優劣所在其心有所知於已心矣然不敢言者人之所見各於其分不可以已所見律人也何

者聖人之德如天之無不燭也如地之無不載也人在其中管窺豹見僅有所見也焉能及其全體乎哉夫子之言止於樂意亦擬人所易觀言之也如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其古者有斯言孟子誦之也與抑孟子創之也與自古人言之則古人之豹見也孟子創之則孟子之豹見也欲以斯言律夫子之所見則不可矣但朱註援孟子者意謂象成切夫子論其事實觀德之事也而切之所以成也德故先論二聖所以成德也已但洙春臺明霞皆駁朱註略於樂而詳舜與武王皆未深考朱註之過也朱註善者美之實語微簡故諸儒多錯會其義蓋聲容之美者聲之輕重疾徐廉肉節奏莫不中子宮高容之綴北俯仰周旋

舞踊莫不合乎度數是為美實者事實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書曰克寬克仁先寬而後仁者雖有愛民之心非寬裕則仁德不章物故人君之德雖多唯寬尤為重若為人君而不寬雖有衆美之德不足以為美也朱註居上主於愛人是也子曰仁者愛人朱註所據也但洙諸家難之非是為禮以敬為本春秋傳劉康公曰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是也臨喪四書摘訓云臨喪臨人之喪也得之朱註又曰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哉但洙依之是也春臺明霞並以觀瞻觀望為義觀誠觀瞻之義也如其所觀則因句意所指各異二家概識字而不識句好為一切解以駁先儒不



